

战火迎春

罗德桢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战 火 迎 春

罗 德 祯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年·海口

战火迎春

作 者：罗德祯

责任编辑：任在齐

装帧设计：张光葆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海信息技术开发公司排版

北海日报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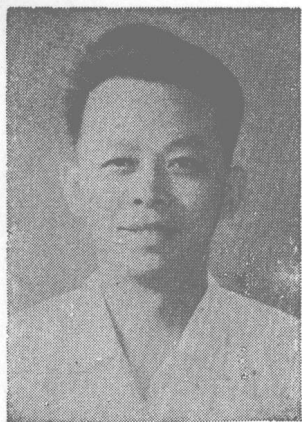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毫米32开本11印张230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ISBN 7—80570—204—7/I·66

定价：5.50元



作者简介

罗德祯，海南省澄迈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联委员，海南省文联副主席。一九五八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曾在报刊发表散文小说：《红光大道》、《目标》、《金荷兰》、《飘动的篝火》、《胶林哨兵》、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为革命多练几手》、电影文学剧本《抗战骁将》，出版中篇小说：《黎勇打豹》、《山外烽火》等。

《战火迎春》作者的愿望实现了（代序）

原海南军区副司令 马白山

《战火迎春》作者罗德祯同志，是原琼崖纵队的战士，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，锻炼成为一位能武能文的好干部。他参军的时候仅12岁，只读过几个月的私塾，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程度。但可贵的是他参军后，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中，争分夺秒地学习文化，在党的《新民主报》上，常常看到罗德祯同志的小品报道。这是他向作家迈进的苗头啊！

海南解放后，他被海南军区选送到广州军区工程兵学校，后又选送到中南军区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学习。他在刻苦学习军事专业课程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，努力提高文化水平。当他结业后回海南军区任教导大队队长时，在完成训练任务之余，致力于学习文艺创作。1958年，他在132师宣传科，参与“革命回忆录”的组织征文工作。这位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生活过来的青年人，一想到当年战争的景象，就激动得笔尖直打颤，感到不将当年战友们英勇奋战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表达作品，教育后代，似乎欠了一笔大帐。于是他下定决心创作，写出了反映琼崖纵队生活片断的《三个小游击队员》，受到总政文化部的好评，并入选总政编的丛书。这是他致力于文学创作的起步。从此，他再接再厉，勤奋学习和勇往著作，与战友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《激战前夕》，参加海南军区文艺汇演，

获特等奖。随后，他独自编写《岛上游击队》的电影文学剧本，被广州军区评为好剧本。1962年，他被调任海南军区文艺创作组组长，相继写出了一批富于海南特色的军事题材小说，如《金荷兰》、《红光大道》等作品，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列为全军“十佳”文学作者，荣立三等功。

罗德祯同志对创作的愿望，并不只满足于短篇和中篇，他在参与我主持编写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录《浴血天涯》一书后，就向长篇小说进攻，终于写出了《夜渡》和《战火迎春》。现将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战火迎春》，艺术而又真实地描写了1949年冬至1950年春夏之交，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实事求是地贯彻党中央、中央军委、毛主席的指示，发动党政军民，粉碎集结在海南岛上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企图消灭琼崖革命力量，依海据险、负隅顽抗的计划，全力以赴迎接配合大军渡海作战，消灭了残敌，解放了海南岛的壮丽史诗。这一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，对于教育后代发扬革命传统，为振兴海南大特区的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建设，具有深远的意义。在此，我以亲切的心情，对作者罗德祯同志的愿望实现，致以敬意。

第一章

杨太东部队从豹虎山移防到赤海村驻扎以后，国民党工程兵第二天就将赤水河的椰子树桥换成铁轨桥，还修了一条通翁铺公路的简易公路，构成了汽车运输线。这一来，几十辆美国十轮大卡车，天天来回奔跑，日夜不停，风雨无阻，往海边运送石头、钢筋和水泥。几天来，从海上和陆地来了不少大官要员，视察赤海、西水和东椰沿海一带地形，通信兵忙拉电话线路，工程兵日夜架设铁丝网，布置障碍物，于是一块大木牌竖了起来：“赤海铁壁，防御区域；军事要地，禁止进入”。

杨太东一个营分作两个地方驻防。一个连驻在西水村，两个连驻在赤海村大祠堂里，营部就设在何东虎白灰新瓦房里。何东虎有“老百姓身上有肉，不怕炸不出油”的如意算盘，杨太东也有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假面具，对赤海、西水两个村庄的粮食追得不那么紧，何东虎委派何海豹为催粮队长，让他带着几个乡丁天天在外村催粮。杨太东也派出一个连队兵，跟在后头抢运。但是赤海和西水两个村庄的农民，可遭大殃了，门板被拆去了，准备盖房子的木材被搬走了，连棺材板也抬去修防空工事，大人小孩都被赶去当劳工。最近几天，从海口运来不少水泥，听说要修什么暗地堡，连妇女都赶去卸车，抬水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英接到上级党委通知，大军准备在这一

带偷袭登陆，要她迅速探清附近海底情况，选好靠船点，搞好标志，保证大小船只都能直接靠岸。从目前情况看，敌人要修永久工事，长期驻在这里不走，听说还要在这里盖营房。

这阵子，林英心里焦急，四出活动，了解敌情，分析形势，开动脑筋想办法。

天刚蒙蒙亮，林英就起来了，简单梳洗一下，扛着船桨，准备出海。

“妈，我出海摸点螺，下午回来。”林英走进伙房告诉母亲。铜鼓妈正在伙房里煮早饭，见林英拿着东西要出海，有些不放心的说：“海边到处都有国民党兵，海里又有军舰巡逻，你出海太危险。”林英说：“不怕，我叫谢连长开了出海证，他只准一个人去。”国民党兵来驻防以后，禁止出海捕鱼，一方面怕人都走了，没有人给他们当劳工、修工事，另方面怕迎接大军或者琼纵游击队偷偷进去。林英是给杨太东送了些海蛇、海螺之类东西，才给开了出海证。但是只准林英一个人出海，划着小木船，有桅杆带帆都不行。铜鼓妈知道林英出海，不是抓鱼摸虾，更不是摸海螺，而是另有重要任务，论水性铜鼓妈比林英好，论海情也比较熟悉，于是看饭熟了，灭了火，说：“要出海，我跟你一块去，遇个什么意外，也有个帮手。”说着，用小铁盒装上两碗饭，拿起就走。

刚出到门上，何海豹象条寻食狗，气冲冲地走来，身后还跟着个扛大枪的乡丁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何海豹扬起水蛇头问。铜鼓妈说：“难怪你叫何海豹，真是光知道鱼虾好吃，就不知道鱼虾从哪里来的。你看我们带的这些家伙，不就是要下海摸鱼捞虾吗？难道还能拿着船桨去开荒犁地？”

何海豹从鼻子孔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想得真好，国军有令

在先，这段时间不准划船出海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都修工事去！”

“快走，到村中间集中。”乡丁也帮声说。

林英不想跟何海豹多罗嗦，就拿出海证给他看，说：“何村长，到底是你大还是杨营长大：杨营长让我们出海，你又来阻拦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不信的话，咱们可以到杨营长面前去对口。”“白纸写黑字，还能假啦。”铜鼓妈补充说。

何海豹反复看了出海证，一双怀疑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林英，自语说：“杨营长可没有讲过这件事啊！”他突然发现出海证上只写明林英一个人出海，没有铜鼓妈的名字，象捞到了一条稻草，大发威风说：“出海证只准许一个人出海，你为什么要两个人去？一个去修工事，快！”“别磨蹭了，快走吧！”乡丁也紧忙催促着。

是呀，出海证只写一个人，两个人去可得找个理由。林英亮亮的眼睛转动几下，看见海浪哗哗响，想到了理由，说：“今天满潮，抓好鱼得到海中间去。一个人要摇船，又要撒网，忙不来，就叫我妈跟着去帮手。我是向杨营长讲过的，再说你宣布说，不准大人出海，并没有讲不让老人出海呀！”

何海豹望着铜鼓妈狞笑，说：“你妈算老人吗，她比谁都有劲，象老虎一样厉害。别罗嗦，到底谁出海，两个走一个。”

铜鼓妈毫不示弱，马上顶了一句：“我五十多岁不算老，你妈四十多岁为什么不参加修工事，嗯！”“是呀，你东虎叔叔母亲比谁都肥胖，她也没有去参加修工事呀！”林英火上添油，加了一句。

何海豹正回答不出来，两个国民党兵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当官的。这下，何海豹象水蛇被困在沙滩上，忽然看见了一潭死水，马上转头过去，求救说：“谢连长，今天人一定很多，加上她们这一家……”

“多个屁，全是一些老人小孩。”谢连长说，气鼓鼓的。林英说：“谢连长好忙啊，这几天都不见来我们家玩了。”谢连长两手一摊，说：“上头催得紧呀，要求这两天就要打好掩蔽工事，水泥都运来一两千包了，但是石头还不够，模板还差很多。”他转向何海豹：“何村长，兄弟我急得要命，你倒轻闲，跑来这里躲起来。今天我找不到人修工事，别怪我姓谢的不讲情面！”

何海豹原想得到帮忙，没有想到反而给个难看的脸色，眼睛里射出逼人的火光，就忙点头哈腰说：“是是，我这就去叫人。铜鼓妈，这回听见了吧，还不快走！”

林英拿出海证给谢连长看后说：“本来杨营长也同意我出海捕点尖嘴鱼回来尝新的，可是何村长硬要我妈去修工事，再说我妈昨天扭了腰，也不能抬东西呀！”

谢连长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向何海豹瞪起眼睛说：“何村长真会应付啊。除了老头、小孩，就是叫病残，看来你是想拖延修工事时间。工事修不起来，共军渡海过来，你可负不起责任！”

何海豹眨起一双白眼：“谢连长，这这……”谢连长一挥手，几个兵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推起何海豹走去。

谢连长回头向林英点点头：“快去打鱼吧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布下水雷，船可就出不去了。”一扬手，走去。

“这个连长倒做了好事。”铜鼓妈望着走远的谢连长背后说。林英也觉得有点奇怪：“那天，我回来路上碰着他们，一个麻子兵耍耍野蛮，就是他来制止的。”一线灿烂的阳光射到林英身上，她看见太阳上来了，拿起东西前头走去。这时钟玲迎面跑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嫂子，我在那里白干活吗，我还没有任务呢？”

林英和铜鼓妈对看一下，笑了。林英说：“你就看看水泥堆放在哪里吧。”“好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钟玲高兴地跑去。

二

钟玲跑到祠堂门口，全村的人都被赶来集中在那里，有的拿绳子，有的肩抬扛，准备抬石头、木料。国民党兵端枪看守着，何海豹在一个一个点名，象数犯人一样。为了不让本村人搬本人的东西，杨太东耍了个新花招，叫西水村人来搬赤海村的石头、木材，集中在一堆之后，叫赤海村人抬去工地，而且抬去西水村下面去修工事，目的是免得你又偷回来。

点完名，何海豹宣布说：“今天全部抬石头、木材。上午每人抬五趟，下午四趟。不准磨洋工，不谁中途跑掉，谁跑就罚加夜班。开工！”大伙便按照两人一组，去抬东西。钟玲个头高大，和赤海爹编成一个组。

“赤海爹，咱们去抬石头，好往里面走，看看里面搞什么工事。”钟玲说。因为林英交给她的任务，是看敌人水泥堆放在哪里。赤海爹一边卷烟，一边点头，两个人向石头堆走去。

这些石头，都是村里人备来盖房子，打坟墓碑，或搞其它用的，都被搬来修工事，连老人准备的棺材石板也拿来了。

“喂，你们两个人去抬木板，回来再抬石头。”一个兵跑来叫道。钟玲用眼神问赤海爹。赤海爹卷好烟，擦火点着，对那个兵说：“老总，海南红烟丝，来一口吧。”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丝。那个兵看见烟，马上跑过来，伸手就抓，一抓就是大半包：“喂，抽完烟快去抬木料，要不杨营长发脾气可不好办。”

“他们一个个象饿鬼似的，你给他烟抽干啥！”钟玲愤愤

说。

“打点交道有好处。你想抓鸡，不舍点米还行呀？”赤海爹猛吸几口，扔掉烟头，去抬木料。正好，两个兵抬着一块红木板出来，硬叫赤海爹抬走。木板有两公尺长，好几公分厚，光光亮亮的。赤海爹正要认出板是谁家的，背后啪地一声响，挨了一木棍，回头一看，一个麻子兵瞪眼骂：“我看你磨蹭半天了。”赤海爹心想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叫你下海喂鲨鱼。”没吭声，套上绳子，和钟玲抬起就走。

“哎哎，两个人那么大个头，就抬那么一小块木板，再加上一块。”两个兵又抬一块短一点的木板，给赤海爹他们加上。

“好嘛，把你两个人加上，我也能抬走哩！”赤海爹心里说，挥手要钟玲头里走。

全村百来号人，拍的、挑的，艰难地走着。原来这里只有一条小路，很多仙人掌，天天几百人来回踩，变成了大路。只是因为沙滩地，净是面粉般的细沙，中间又有凹地，小河沟，汽车跑不了，运水泥都从晒谷场到西水村去，再倒回一节路。一出村庄，就一直沿着海边沙滩路走，有时走在面粉沙土地里，走一步，倒退半步，速度非常之慢。一上午抬五趟，至少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能完成。有时候又要爬过礁石群，一高一低，石头又尖利，底下就是丈来深的大海，搞不好很容易摔伤，或掉到大海里。出了村庄，赤海爹就在前面走，因为出村后下坡多，重量往前压，怕钟玲年纪小，压坏身体。

两个人一边走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想法子完成任务。忽然，钟玲发现木板上有两个字，忙惊呼起来：“哎呀，大爹，底下这块荔枝板，是金福爷的棺材板呐！”

放下木板，赤海爹过来一看，木板上刻有金福二字，不由心里一动：“是他老人家的棺材板，怪不得我总觉得这块板很

眼熟。”看见这两个字，赤海爹就联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：日本鬼子快投降那年，金福爷害了一场重病，躺在床上两三个月，钟玲早晚来伺候他。后来大家看他病情越来越重，一天天瘦下去，说话都不成句了。赤海爹和铜鼓妈几个人商量，准备给他老人做副棺材，免得一旦不行来不及。海边人家没有存放什么好木材，买一副棺材也得百八十块大洋。穷人连饭都吃不上，哪里有百八十块大洋啊！于是征求金福爷同意，把门前的荔枝树砍了。荔枝树是他亲手种的，三十多年了，有两人抱大，两公尺多高，作副棺材板还有余。结果树砍倒后，保长何东虎看见金福爷要死，又有这么好的荔枝树，红了眼，硬是要这株荔枝树顶田租，全村人都来担保，负责为金福爷还债，何东虎还是不肯，最后赤海爹气火了，在每块木板上刻金福两个字，何东虎见有了金福爷的名字，怕不吉利，才罢了休。

“不能给他们修工事，要给金福爷保存下来。”赤海爹看看前后没有国民党兵，催促钟玲说：“快抬，到拐弯的地方，把木板扔到海里。”

两个人抬起木板快步走去。到了拐弯的地方，曾拿赤海爹烟丝的那个兵从防区回来，用两个手指往嘴边一夹，作了个抽烟动作，赤海爹忙放下木板，掏烟丝给他。他伸手一抓，剩下的小半包烟丝全部抓光，只留下一张纸。幸好，抓烟到手他就走了，给赤海爹扔木板的机会。

“钟玲，你看着点，有国民党兵来就叫我。”赤海爹说。钟玲抽出抬棍，跳上一个高石头放哨。路离水很近，赤海爹扛起木板走几步就将木板扔进水里。但是木板放的时间长，已经很干了，放进水里不沉底，给海浪一打，漂到沙滩上来。周围又找不到活动石头压住。

“赤海大爹，那个麻子兵来了！”钟玲跳下石头叫道。赤

海爹抬头一看，麻子兵已经走近，他老远就喊：“干什么，还不抬木料快走。”说着扬起木棍跑步而来。赤海爹用脚踩住木板，不敢离开。钟玲双手紧握拍棍，注视着麻子的行动。麻子兵见赤海爹站在水里不动，扬起木棍骂道：“你这个老家伙，净是磨洋工，还不快走！”

赤海爹仍然不动，眼睛注意着海水，象发现了什么，说：“老总小点声，这里有条鲨鱼，真大！”

“有鲨鱼？来，我用炸药炸死它。”麻子兵从挂包里取出一包炸药，上面已经插有雷管导火线，这是他们准备炸鱼用的，很多兵挂包里都装有炸药，随时炸鱼喝酒。

“什么炸药，能行？恐怕在水里不响吧。”赤海爹装着不懂。

麻子兵把枪放石头上，解开包炸药的布，夸耀说：“这是美国造的高级炸药——梯恩梯，放在水里泡几个小时也能炸响。”说着他叫赤海爹走开，准备拉火。海水只到大腿，而且很清澈，他走近去注意一看，发现了赤海爹脚踩着木板，再回头看，路上只剩一块短木板，脸色一下子变成青蓝色，咬牙切齿：“唔，好呀，原来你想藏起木板！”说着举起木棍向赤海爹头上打下去。赤海爹一闪身子，顺势抓住木棍使劲一拉，麻子兵扑通一声，跌进水里，赤海爹一个蛙扑，将麻子兵紧紧擒在水底。

“我叫你先试试这块棺材板吧！”赤海爹把木板压着麻子兵，叉着马步骑在木板上：“钟玲，快拿麻绳来，我把他和板绑在一起，就浮不起来了。”

钟玲拾起炸药和枪，不知道往哪里藏好，周围一点树木野草也没有。这时候，林英和铜鼓妈摇船打鱼在前面，钟玲连连招手，林英就划船过来。

“抓到了什么东西，这么高兴？”林英问道。

钟玲把枪和炸药放进船里，说了情况，母女三人拉着小船靠近来，赤海爹把麻子兵和木板拖进小船里。

“把他扔到海里喂鱼。”赤海爹洗洗手说。

钟玲一抬头，又发现一个兵走来，忙说：“妈，嫂子，你们快走吧，有个兵来了。”

林英看赤海爹和钟玲两个人身上都是湿的，怕引起敌人怀疑，就从船上抓两条鱼扔给赤海爹，说：“拿着，应付一下。”说着船已向深处划去。

“干什么的？小船划过来看看。”一个瘦猴兵走近说，同时端起步枪。

赤海爹笑笑，提起两条尖嘴鱼，说：“小船是给杨营长打鱼下饭的，就抓到这两条鱼，先送给杨营长下中午饭。”

瘦猴兵一看，两条尖嘴鱼活蹦乱跳，足有两三斤，一把夺了过去，说：“两条鱼我要了，叫小船继续打鱼，打着鱼再给杨营长。”他得意地提着鱼走了几步，想起什么，回头说：

“可别说我要鱼，只当作你们没打着一样，知道吗！”“知道啦，老总放心吧！”赤海爹向林英大声说：“老总叫你们继续打鱼呐，多打一点，下深海里去打大鱼。”

林英点点头：“知道啦！”便一直向深海划去。

三

铜鼓妈划着船，林英拿着鱼网，在离海岸三四百公尺远的地方，慢慢行驶。处理了麻子兵，把枪和炸药藏好，继续沿着岸边，向西南探海。冬季，北风紧，海浪大，小船在浪峰上颠簸晃荡。铜鼓妈熟练有力地划着桨，掌握着方向，让林英集中精神观察海面地形。

从赤海港口到西水泊船埠，有四五百里的海岸线，多数是沙滩，部分有礁石岩。沙滩地水浅，船一停人可以跑步前进，速度快，但是距离远，岸上地形开阔，没有掩蔽物，容易被敌人所控制。有礁岩的地方，水深岸陡，船可以直接靠在礁石边，人一上岸就能够利用地形地物接近敌人，也是敌人往往防守不严的地方。缺点就是岸边水深，浪涛大，一旦被敌人火力封锁，船一时靠不上岸，人就危险。哪儿登陆最好？林英一边观察，一边在脑子里画地图：白沙滩算一个点，黑礁岩算一个点，独立椰子树算一个点……突然，小船震动一下，立即打了个漩涡，接着小船就不动了。林英低头一看，船底下一片白沙，船搁浅了。

“妈，这里就是白梭线？”林英问道。她来到赤海村，听老人讲过，西水村前面有条白梭线，是一排礁石墙，拦住流沙，逐渐形成的一条沙梁，但是自己没有来过，沙梁又不露出水面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

铜鼓妈四周观望一番，说：“我记得，白沙梭好象还在前面，怎么离岸边这么远，可能又长宽了。”说着脱掉衣服就要下水，林英忙拦阻说：“水很冷，你又刚病好，不要下去，我自己看看。”铜鼓妈还是坚持要下水，她说：“白沙梭这个地方是个鬼门关，碰沉过不少渔船。别看它沙面很浅，但一踩，底下是空的。有些地方表面上看水很深，底下却有尖椎形暗礁。”

两个人分头向东西两个方向探行。这里海底确实象母亲说的，沙土很松软，不少地方露出礁石尖齿，一个浪打来，推来一层沙土，潮一退，又带走不少沙土。为什么会有白沙梭？有暗礁群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西水南面有一个高出水的白沙岛，白沙就是从那里逐渐延伸下来的。如果退潮，沙土能露出海面一点。林英不敢用脚踩着走，而是一边踩水一边察看。她绕白沙

梭游了一圈，觉得不能进船的有很大一块地方，将来得作个标记。不然大军渡海，船在这里搁浅就不好办了。幸好今天来看一下，如果光凭平时印象标志登陆点，就出大事了。林英游回来，攀上小船，给海风一吹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但是她为自己亲自来探海，发现这个白沙梭，心里感到高兴。她坐在船上，看见敌人还在对面岸上修防御工事，心里暗暗好笑：“这伙笨蛋，这里船都过不去了，瞎子才从这里登陆哩！”

“快走，巡逻哨兵过来了。”铜鼓妈把船推离白沙梭，跳上船调转了船头。

林英眼睛注意看着南边一个岸口，那里岸坡陡，净是岩石。但是从蓝蓝的水色上看，那里水会很深，船完全可以靠岸，也许有人在那里靠过船，岸岩被踩成一条红红的路。而且一上了岸，就是一片椰子树林，密密的，便于掩蔽，一过了椰子树林，就是西水村南黄土坡。如果大军从这里登陆，很快占领黄土坡，向南挺进到达解放区。于是她说：“妈，划船过白沙梭，再到南边去看看。”

“那里有哨兵，怕不让靠边。”铜鼓妈说着调过船头，向南驶去。

果然，哨兵发现了小船，走了下来，挥手叫小船走开。

“喂，谁叫你驶船来这里的，快走开，不然我开枪啦。”哨兵拉着枪栓咔咔响。

“倒回去吧，这帮土匪可不讲理。”铜鼓妈愤怒地望着哨兵，她老人家心里暗暗打算：可要保护住支书，她可是全村向敌人斗争的领导人。林英一直注视着哨兵跟前的岩头，考虑着另一个问题：敌人的水泥离岸边不远，好大的一堆水泥，敌人准备在这里干什么，要靠近去看看。于是她叫母亲道：“继续往前划，料他不敢怎么样。”